



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


小说月报 **原创版**

获奖作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 编
严歌苓 等著

(上)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

小说月报 原创版

获奖作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 编
严歌苓 等著

(上)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·小说月报原创版获奖作品集 / 严歌苓等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5.6 (2016.1重印)

ISBN 978-7-5306-6753-8

I. ①第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2113 号

选题策划: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
责任编辑:刘升盈 刘 洁 徐福伟

编辑统筹:韩新枝
封面设计:任 彦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天津长荣健豪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713 千字 插页:6 页

印张:39

版次:2015 年6 月第1 版

印次:2015 年6 月第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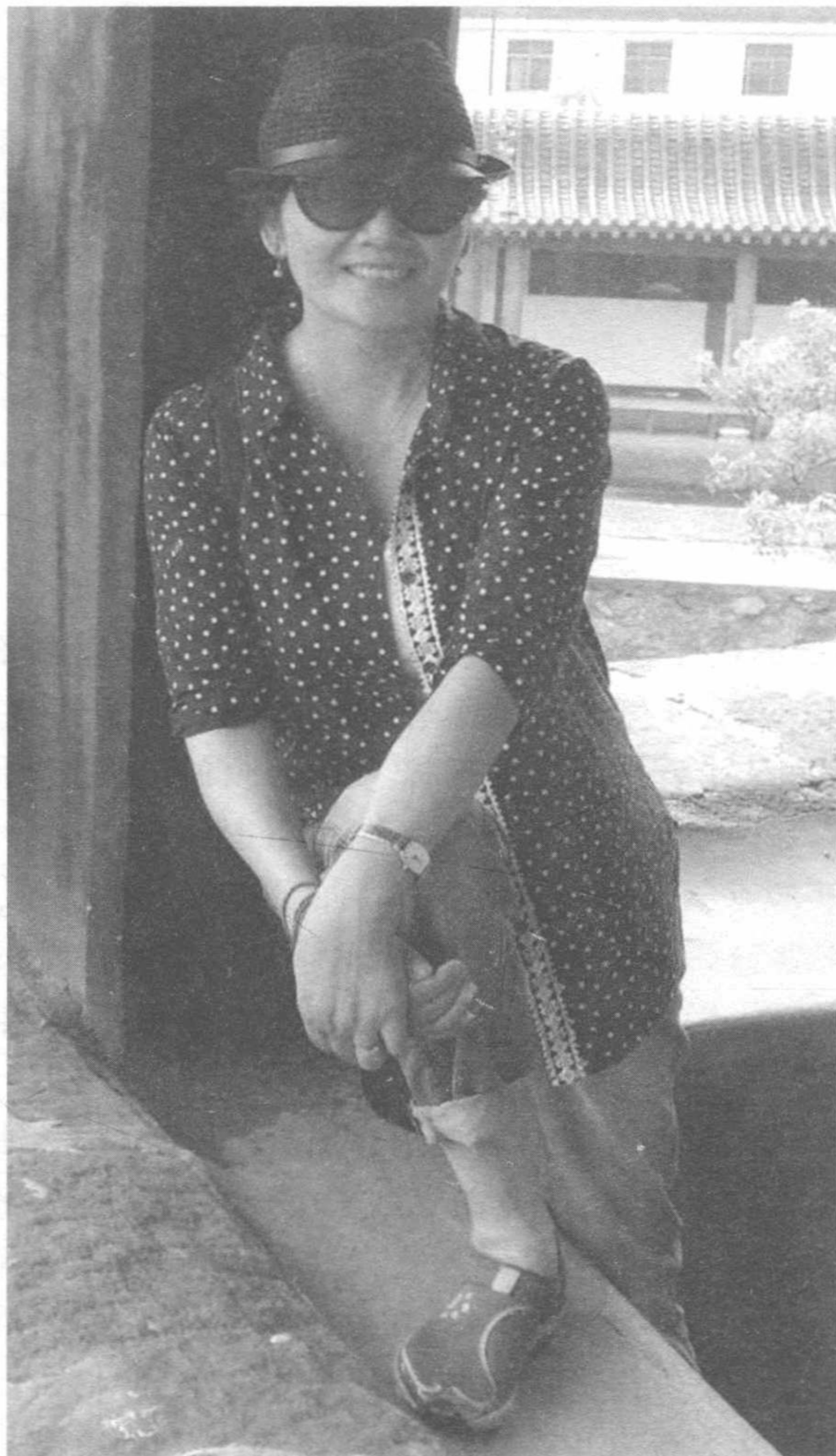
2016 年1 月第2 次印刷

定价:76.00 元(上下册)

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获奖作品集(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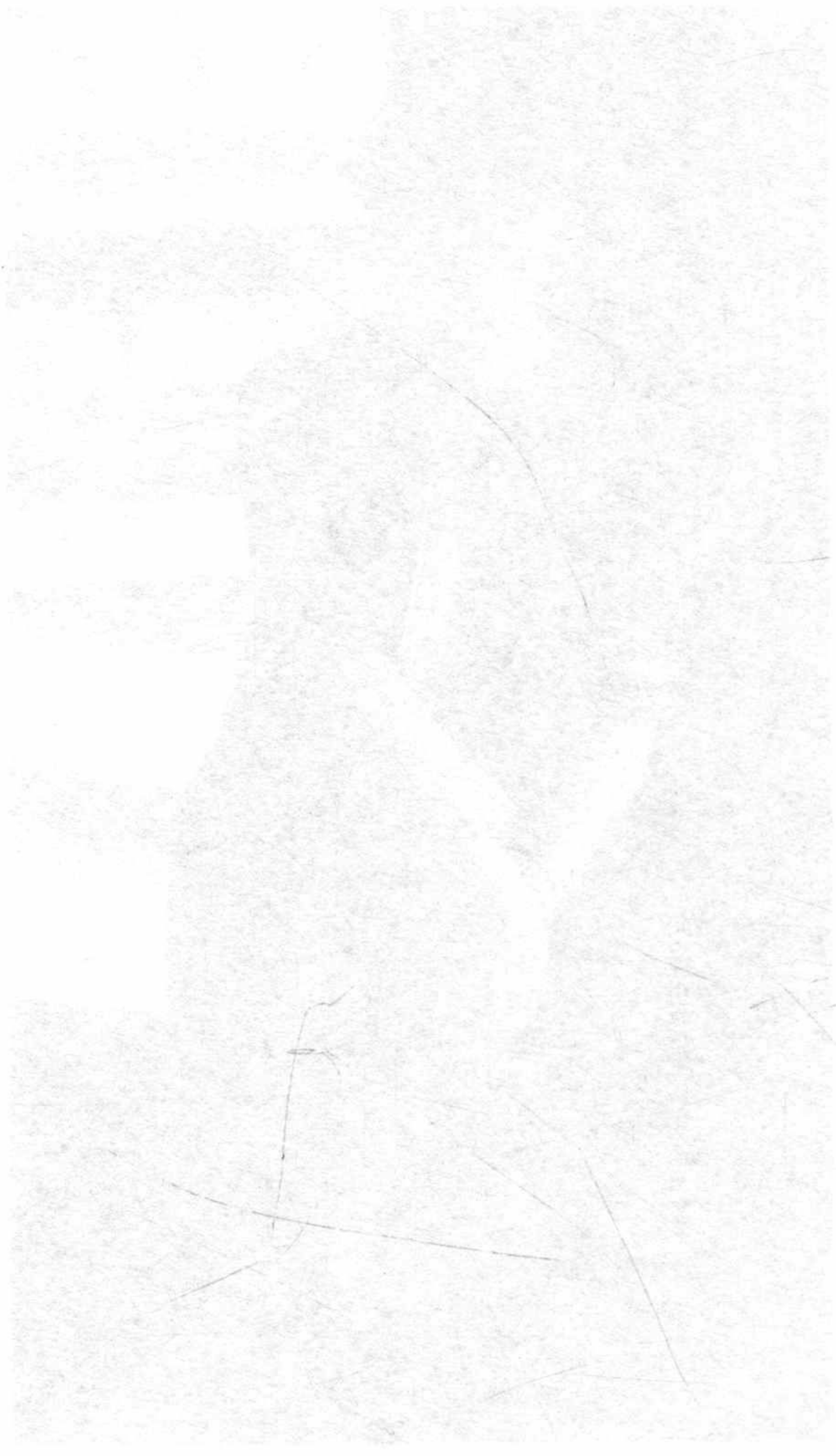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林那北小传 雅鲁藏布江	林那北.....	3
向春小传 被切除	向 春.....	67
王海鸽小传 新恋爱时代	王海鸽.....	125



林那北小传

林那北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锦衣玉食》《剑问》、长篇散文《宣传队运动队》等二十二部著作，获奖若干，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或翻译到国外。福建省作协副主席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社长、主编。



許小莊題詞

此處所記之詞，係許小莊先生所撰，其詞意深奧，非一般人所可及。其詞中多有對人生之感悟，對自然之讚美，以及對社會之批判。其詞風獨特，意境深遠，實為詞壇之瑰寶。此處所錄之詞，僅為其詞中之一部分，其餘尚有許多精彩之詞，未能一一錄出。望讀者諸君，能進一步研讀許先生之詞，領悟其詞中之奧妙。

雅鲁藏布江

林那北

唐必仁看到柳静脖子上已经有三根皱纹了，最上面那根微微向上弯出弧形，下面两根气呼呼地用力横过，合起来就是一个躺下去的“川”字造型。

他想起四十年前听到的一句话：“脖子是女人另一张无法掩盖的脸。”

他还想起一个人：卓玛杜芳菲。

四十年前，他是县一中青涩的高中生，身子尚未完全展开，只一味向上生长着，拔节太快，周身的肉却来不及跟上，便呈现一副树枝般嶙峋的模样，衣服宽宽垮垮地挂着，骨头在下面不时顶出大小不一的包块，像隐藏着一只只好动的小老鼠。

但绝不羸弱。举一个例子：他可以抓住杜芳菲的腿，像一面旗子似的托举到半空。十六岁的男孩举起一个十四岁的女孩，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本事，但因为需要和着音乐的节拍悬空地举，身子间又必须小心保持至少半尺的距离，就得多耗上一倍的劲，羸弱之徒哪堪胜任？

那时唐必仁瘦，杜芳菲更瘦，整个宣传队都没有一个脂肪多余的人。

宣传队是什么东西呢？现在连正读研的女儿唐锦衣都一脑袋糨糊了，必须换种说法，告诉她是跳舞的，就明白了。明白了却仍然奇怪，锦衣上下打量他，嘴一撇，问：“你是在开玩笑吧，老唐？”唐必仁就有点悻悻了。开玩笑？当然不是，但他一下子也放下了再细说一遍的兴致。

总共才多少年，宣传队这个词居然就已经成古董，它的全称其实有点长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。四下无人时，唐必仁偶尔会在镜子前定定站着，眯起眼望着里头那个肥肉渐多的人，自己也不免恍惚：这个人跳过炊事班长？

宣传队排过很多舞，唐必仁跳过很多角色，班长只是其中一个，但近些日子，那个舒缓柔软的歌曲像被捆上了牛皮筋，一直在胸腔、腹底、脑门上下缠绕蹦跶，起起落落，断断续续，意犹未尽。雅鲁藏布江水清又清，做完了早饭洗呀洗军衣……勤快的炊事班长就是唱着这一句欢天喜地地上场的，右手扶着搁

在肩上的脸盆，左臂伸出，在前方英武地划过。他上场不是跳，不是走或者跨，而是脚尖相对一下、脚后跟相对一下，快速地一前一后对来对去，就把自己挪到舞台中央去了。无非抽空为战友洗点衣服，根本不算什么大事，结果当地七个来江边背水的漂亮卓玛却欢天喜地抢下衣服，以柔美的、欢快的、抒情的、仪态万方的舞姿，帮着把军衣逐一洗掉。

唐必仁那天突然很想跟锦衣说的就是这个。只要一闭上眼，那七个花一样的卓玛这一阵总是在他跟前晃来晃去，她们箍着花头套，穿皂色背心长裙、粉红衣衫，系五彩围裙，纤瘦的背上象征性地背着用硬纸板糊起来的小“水桶”，在春天的雅鲁藏布江边，深情地自问自答：

呃——是谁帮咱们收青稞呢，阿拉黑司！

是谁帮咱们盖新房呢，阿拉黑司！

是亲人解放军，是救星共产党。呷拉羊卓若若尼，格桑梅朵桑呢……

柳静以前看过这个舞蹈。《洗衣歌》？知道。柳静知道是正常的，那个年代，这个舞蹈像蒲公英般到处传播，从中央顶级歌舞团到地方中小学宣传队，好歹都兴致勃勃依样画葫芦地排练了，跳了，演了。

但柳静接着却问道：“你……跳过？”

唐必仁想，看来柳静也不相信。与柳静结婚这么久，之前他一次都不曾说起过这件往事。问题是柳静一点都不曾怀疑过吗？刚认识柳静时，他大学毕业进市委办公厅还不久，才二十来岁，瘦削，高挑，腰身挺拔，双腿修长，戳在那里也有着小树般的蓬勃感。练过舞蹈的女人，只要练过了，一辈子举手投足都不免带着那股难以言喻的印记，在不经意间，韵律感就汨汨流淌出来了，而男人却没有吗？他跳了，在小学中学时一次又一次在舞台上跳了这个又跳了那个，算得上繁花似锦过，肢体却没有残留一丝曾经被千锤百炼过的旧痕吗？

为什么没有？

答案似乎无关紧要，或者在外人看来已经完全无关紧要，从前唐必仁其实也不认为是必要的，现在却不一样了。人就是这样，此一时彼一时，转换几乎没有过渡，突然之间他心底就浮起了粗粗的问号，那么固执地窜来窜去，钩得他五脏六腑都生生发疼。如今他腰有三尺六，那时却只有二尺四；如今他体重一百六十三，那时却只有一百斤出头；如今他腿脚僵硬行走渐笨，那时却自如地劈腿、蹦跳、旋转、托举。

在欢快飞扬的歌曲中，他次第跳过去天安门见毛主席的草原红卫兵，跳过夸大寨亚克西的新疆老汉，跳过被红太阳普照得喜气洋洋的延边青年，跳过与

村村寨寨一起唱新歌的阿佻小伙子……还有那个到雅鲁藏布江边洗衣衫的炊事班长。

某个瞬间他差点就腰身一挺，举个手、亮个相，旋转几圈，然后告诉柳静和唐锦衣，他真的跳过舞，并且是县一中文艺宣传队不二的男一号啊。

男一号的生涯在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了。小学是他老家唐家厝的小学。唐家厝离县城十几公里，得走近一天山路，再渡一条大河才能抵达。那么偏远的地方，如同后宫里最矮小丑陋的老女人，无论抓革命还是促生产，都无法吸引全县的目光，但有一天却突然爆冷，爆冷是因为唐必仁。

“漫天风雪，一片白啊，躲债七天，回家来……”这个可怜的杨白劳，是白毛女喜儿的爹，他在除夕寒冷的夜里，揣着一根红头绳欢欢喜喜给女儿扎起来——这个扎红头绳的穷老头就是唐必仁。他那时还只有十四岁，本来腮帮子鼓鼓的，一脸都是稚气，但眼角用棕色油彩画了皱纹，人中画了胡子，下巴还粘上一撮棉花充当胡子之后，整个人横溢出滑稽的苍老感，一上场下面就哄的一声全笑了。别人笑唐必仁不笑，他皱着眉，佝着背，脚步踉踉跄跄地回家，看到惊喜扑来的喜儿马上就强颜装笑，然后苦中作乐地自嘲：“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啊，你爹我钱少不能买。扯上了二尺红头绳，我给我喜儿扎起来，哎嗨哎嗨扎起来！”

十四岁的唐必仁非常投入，仿佛身背巨债的人就是自己，仿佛给女儿买不起花朵戴的凄凉正由心而生，仿佛帮女儿扎上红头绳的欣慰之情正不可扼制。煞有介事常常不免有滑稽感，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煞有介事成苦大仇深的老人更有滑稽感，所以全场都笑翻了，而台上的杨白劳却跟所有人拧上了，你们越笑得欢，他越演得悲苦，于是惹起的笑声就越汹涌，几乎浪一般一波波腾空而起，恨不得掀翻屋顶。

那时每年文艺会演是全县、全公社的大事，唐家厝小学请从城里到村中插队的知青帮忙排的《扎红头绳》是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片断，先是在公社电影院里演，接着上县里和其他公社演，一场场演下来，十四岁的小老头唐必仁差不多就全县妇孺皆知了。

明星一说是后来才盛行的，但那时唐必仁真的就是县里不折不扣的明星，也正因此，他升中学时才被县一中招去，成为县一中文艺宣传队的男一号，后来又成为《洗衣歌》里的炊事班长。

跳《洗衣歌》那年他十六岁，如今整整四十年已经过去了。

四十年前，他除了是舞台上的炊事班长，还是旧日舞女徐盎然独生子。城里最著名的歌厅“春江好”曾是多少达官贵人记忆里的一场繁华梦，而其中最著名的舞女徐盎然，就是他的母亲。

四十年后，作为市体委副主任，他本来一直在这座城市政治旋涡之外，忽然之间却被拱到波涛上——以五十六岁的“高龄”，他居然坐上那把被无数人眼热的市工商局局长位子，哗然是难免的，震动也是难免的。连他自己其实都有几分梦幻感，小心翼翼慎言寡语。事实上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更愿意把话烂在腹底深处的人。当装聪明的遍地行走时，他却一直喜欢装愚笨，所以就是报纸已经公示，他也仍然闭口不谈，连柳静都一无所知。

守口如瓶其实是一种境界。

二

那天刊登有公示名单的报纸唐必仁特地留起一份。全市共有七个拟提拔对象，把简介逐一看过，没有一个人年纪比唐必仁大，最小的一位是70后，相差近二十岁。他把报纸折好收起时，深吸一口气，仰起脸，闭起眼，然后把那口气缓缓吐了出去。很多人来祝贺，说恭喜恭喜，然后又总是大同小异地抱怨一句：怎么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啊？

唐必仁笑笑，很无辜地摊摊手答道：“我也没想到！”

这话没人信，他知道没人信，但还是要反复说。除了这一句，他也就不再多做解释。

从懂事起母亲就不让他多嘴，但母亲对自己的历史却并不隐瞒，母亲强调：“你记住了，我是舞女，但不是妓女。”小时候唐必仁并不能弄清这二者的区别，但他没问。母亲不说的，他都不问。

母亲是那样一种女人：衣裤已经打了一层层的补丁，头发故意不加修饰，任其纵横零乱，脸上也是一层没来由的污垢，可是站在那里，还是一眼让人看出是外来人。

母亲是1955年从城里到唐家厝的。

唐家厝一个从小失去双亲的男人，三十六岁了，斗大的字一个都不认识，还结巴，还斗鸡眼，还喜欢随地解开裤门掏出东西小便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只窝在生产队废弃的破牛棚里度春秋。母亲徐盎然从城里来，就是为了嫁给他。他叫唐大弟，就是唐必仁的父亲。

唐必仁不认识唐大弟，他出生前唐大弟就死了，是替生产队放牛时遇暴雨，轰隆隆的雷当空劈下，牛惊得狂奔，奔到悬崖边，唐大弟用上吃奶劲试图勒住，却被恼火的牛轻轻一甩，甩下深谷，死了。算是天灾吧？但母亲不屈不挠，腆着大肚子一次次找生产队长和公社革委会主任，最后确认是为保卫集体财产因公牺牲，从死得比鸿毛还轻一下子跳到比泰山还重，好歹成为烈士。

许多年以后唐必仁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，母亲是为了他。他一出生就是烈属。顶着这个光环，唐必仁受用了几年，母亲也一样，头总是故意仰得高高的。逢年过节，生产队给军烈属发慰问品和贴红对联，一年一年虽都漏掉他们，母亲却不以为然，自己买了红纸，自己写上“烈属光荣”四个大字，赫然贴到门楣外。

家已经盖起来了，是唐大弟在世时就开始动手盖的，屋还未建好，唐大弟死了，母亲接着往下盖。没有钱买砖，只是以三合土垒筑，整整齐齐的三间，覆上瓦片，倒也结实可靠。唐必仁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、长大，长到十来岁，既能唱也能跳。根本没有人教他，他跟人到镇上电影院里看两次，又跟到城里电影院看两次，白花花的幕布上几千人一起唱着跳着《东方红》——原来有一个东西名字叫“音乐舞蹈史诗”。然后唐必仁也会唱了，也能跳了。

终于村里知青帮小学排那时刚时髦的《白毛女》，那个欠地主黄世仁债又被黄世仁派来的狗腿子打死的可怜的杨白劳，让唐必仁一夜之间红透。

母亲原先不肯唐必仁唱与跳，一听到一看到就举起手中正拿着的任何东西砸过来，声色俱厉，气急败坏。但后来见去参军的是公社宣传队的谁，被招工的又是公社宣传队的谁，才发现原来那是一条很宽广的大道，可以抵达明媚的前方。紧接着唐必仁小学还未毕业，县一中派人来唐家厝了，要招唐必仁入学。这都是铁证，太让人信服了。从村越过镇，直接抵达县城，母亲顿时欣喜，眼里放出亮晶晶的光。

其实那时母亲已经不再是烈属了，连门楣上写着“烈属光荣”的大红纸都不许贴。已经躲到唐家厝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母亲当过舞女的身份还是被红卫兵挖出来，进一步再挖，原来她不是一般的舞女，她在“春江好”时与国民党警察局长好过，人家本来要带她去台湾的，她也裹好细软，收拾好行装，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着，那个局长却已经急匆匆登上飞机独自先走了。在村里人看来，舞女等于破鞋，国民党警察局长的相好等于反革命分子。难说不是故意潜伏下来的吧？那就再罪加一等：女特务。顶着这么多罪名，唐必仁看到母亲胸挂大牌子、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或者被批斗，或者被游街、被劳改，谁都可以用石头或者瓦片砸她，追着她骂不要脸。按说这样一个女人的儿子，是不可能进宣传队的，不过宣传毛泽东思想也非常重要，无论唐家厝小学还是县一中，舞蹈队的女孩子都可以轻而易举挑选到，而男孩，尤其是能够撑台子的男孩，却一直奇缺，再三再四找，也没找到一个能及唐必仁一二的。感谢文艺，那个时代最繁花似锦的东西，居然悄然把这个天赋降临到唐必仁的身上，他于是多了一个头衔：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

红小兵他不能入，红卫兵也无法参加，但他可以上场跳工农兵学商，跳各

族人民。音乐托载着他，一上场他就不是平日里那个羞涩的、沉默的、没有笑颜的人。旋转、蹦跳、融化、升腾，四肢像安上了马达，那么欢快且如鱼得水，几乎要飞起来。掌声接踵而至，还有潮水般的赞许。

这个瞬间，他总是会猛地想起母亲。到县一中后他就住校了，一般一学期才回去一次。母亲让他别回，不用回。母亲在有意识地强调他与她的疏远，越疏远才越显示他是“可以教育好的”。他不回，母亲就得常来，背来米，弄些自己腌制的咸菜，还有有限的一些钱。通常母亲悄然来又悄然回，并未与他见上面，那些东西她包好，捆扎好，写上“杜三晖老师收”，然后放在校门口的传达室。

母亲从来没见过杜三晖老师，她甚至不知道那是男还是女，她也不想知道。母亲说：“你找个可靠的人，最好是老师，我把东西交给老师，老师再转交你。”于是唐必仁就说了杜三晖的名字，宣传队教他们舞蹈的老师，杜芳菲的母亲，四十来岁，总是胃疼，所以皮包骨头，但永远微昂着头，尖下巴上翘，脖子又长又细，背挺得直直的。就是从她嘴里，唐必仁听到“脖子是女人第二张脸”这句话。

那期间不时有文艺会演，全县各中小学的好节目都会聚县城，连演几天，再挑出最好的节目全县巡演。县一中只要有唐必仁参加的节目，没有不被选上的。从这个公社到那个公社，不用上课，三顿都管够，不必自己花一分钱，这样的日子几乎每个人都是欢喜的。那天巡演到唐家厝所在的公社，唐必仁发现母亲也缩在角落里，虽被一条幽暗的粗布围巾从头顶罩过大半张脸，但他还是一下子发现了她。最初他不是看到，是感觉到，像有一道隐约的光，正炽热地灼到他身上，他眼光寻去，就寻到了。

那晚他跳得特别出彩，流畅极了，胳膊大腿都轻盈得如同鸟儿的翅膀。但轻盈不是男舞蹈演员的核心精华，一棵树靠枝丫表述的只是一种假象，而支撑着纵横交错枝丫的则是树干蓬勃向上的刚劲与坚定，弥漫着不可扼制也不容置疑的力量感，肌肉似铁，骨骼似钢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僵硬与艰涩。

他发现缩在角落的母亲，眼睛如同舞台上的追光灯一般死死盯住他，须臾不肯离开。他想看吧看吧看吧，他就是要跳给母亲看的啊。

但是母亲并没有喜悦。母亲后来皱着眉对他说：“你这样下去不行，会被毁掉的！”

母亲又说：“聚光灯下的风光永远都不可能长久。”

学校里虽忙着学工学农学军，又批林批孔或者学习张铁生，考试都改成开卷式的，彼此抄来抄去的，就是监考老师也只睁一眼闭一眼，没人过问。但课毕竟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，每一节也终究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，而宣传队的人却在这一切之外，只要排练需要，就可以既不上课，也不必考试。母亲的不满

就集中在这一点上，母亲说：“知识再无用，你也必须学习！”母亲的意思是，虽然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也不怕”已经被批判，虽然“不学ABC，照样干革命”已经反复说了又说，虽然张铁生那样考白卷的人正红得发紫，但唐必仁却不能。不是有课本吗？即使不去上课，即使必须全县巡演，也可以自己读，反复读，不信记不住、弄不懂。母亲甚至下了通牒：如果不愿学，就退出宣传队。

唐必仁后来才明白母亲的见识有多远。几年后高考恢复，正是凭着比别人多读一点书，他考上了农林大学农经系。那是他生活的最大转折点，大学生啊，梦一样的日子。他因此离开唐家厝，离开县城，到了这座城市，毕业后又进入市委办公厅，从小科员慢慢起步，五十六岁了，原本该退二线向退休过渡，却突然被提拔，从体委副主任的虚职上，一下子升为市工商局局长，位置举足轻重。

三

要说运气唐必仁其实私底下觉得自己并不算差，大学毕业时，同学各自早早找了门路有了去向，他没人帮，无处找，恰巧市委组织部开始尝试推行选调生制度，就是在全市大学中挑选二十名品学兼优的毕业生，短期培训考查一下，输送到市直机关各单位中去。他反正闲着，就报了。条件当然也具备，一是学习成绩在班上四年都第一，还兼个学习委员，品学都够格了，但无背景，唯一的背景是躲在唐家厝与世无争的旧日舞女徐盎然。没想到，最终竟被挑上了。三个月的短期培训考查之后，直接进了市委办公厅。

按世俗标准，这真不是坏事，母亲脸却一下子黑了，厉声说：“不行，别去！”

唐必仁没有料到会这样。都说大学毕业分配是第二次投胎，所有同学拖着七大姑八大姨挽起袖子上阵，忙乎得像炸了窝的蜜蜂。他没有人帮，靠自己拼到这一步，母亲却突然劈头盖脸拦在路口。若要生气，他觉得自己也是有理由的，但他忍着。发脾气这件事在家里一直是单向性的，母亲可以，他却不可以。忍是可以成为习惯的，后来在单位对上对下，甚至在家里对柳静和锦衣，他之所以都能够平和宽广地接受她们不可理喻的一切，多半是由于从小练就的童子功。

他跟母亲说起就业的艰难，张三李四王五，周围一个个同学的辛酸苦痛经历都被放大了摆出来，比一个小贩推销土特产品还急切。下意识地，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最有效的自救法子。无论如何，母亲都不希望他颠沛流离，而除了进办公厅，他找不到其他体面工作。

母亲低头想了一阵，叹口气。“那就去吧，聊充小办事员即可，但不能当官——任何一官半职都不能要，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这个唐必仁不明白。

母亲眉皱起来，眼凝在前方某处，像在自言自语：“那地方能有馅饼轻易往头上丢吗？一旦去争去抢，就必须龇起牙张大嘴，丑态百出。后退一步，不争寸土，安分守己才能洁身自好啊，你能做到吗？”

唐必仁不假思索马上点点头。

所谓的官职，从来就没有出现在他的梦里，那不是他仰望的。在舞台上跳炊事班长或者夸大寨亚克西的新疆老头时，他奔放热情得能融化任何人，但那都是扮演的角色，卸了妆后他马上沉默安静得判若两人。从小这个世界就没有给过他安全感，只有缩到角落默默面对自己，才能减几分恐惧与不安。何况，即使他流着口水仰望，所有官职对他而言也都在远山远水的缥缈中，遥不可及。

去市委办公厅报到的前一夜，母亲又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，话题归结起来，都落实到欲望上。母亲说这个世界不好，症结在于哪里都不清心寡欲了。寡欲是向善的起点，而各种欲望中，最丑恶的就是权力欲——无论哪朝哪代，权力欲太盛的人，往往人品都偏低。母亲的意思是，既然唐必仁一定要去那地方，只好随他，但不要混同他人；要站着，不要跪着。母亲说，即使委到泥里，膝盖也仍是尊贵的，别活到对不起膝盖的份上。

他嗯嗯应承着，他想母亲说的其实就是她自己。这几十年，从城里到唐家厝，从“春江好”头牌舞女到唐大弟的妻子，母亲有无数的苦，却把所有的苦都结结实实地垒在心里，垒得像座山，一点一点把自己支撑了起来。

在个人档案里，他一直填写着为保护集体财产而献身的唐大弟，所以他自我定位仍是烈属。但心是虚的，仿佛终日足踏薄冰。与他同一天去市委办公厅报到的是师大毕业的贺俭光，分在同一科室，住同一套单元房子，一切看似类似，却是天壤之别的。贺俭光是本市人，有时周末会邀他去家中吃饭，他拒绝了，总是拒绝。为什么？贺俭光一次次问理由，唐必仁一次次不给出理由。

有一句话他始终没说出口过，他不喜欢贺俭光。同住的那套房子不大，五十平方米左右，两房一小厅一小卫一小厨，门一关，一起卸下外壳，袒胳膊露腿，听得到彼此的呼噜与小便声，跟一家人似的，唐必仁却一直相信他们是两类不同的人。贺俭光的父亲是南下干部，省报副总，母亲是妇幼保健院护士长，好歹都算得上知识分子了，唐必仁那时想不通的就是这一点，生长于那种家庭的贺俭光，已经丰衣足食，原该傲骨纵横，对权力竟渴望至满地流哈喇子，每一个细胞都憋足了劲要往上钻营。“这辈子没当到正厅都他妈的冤啊！”这是贺俭光一次陪上面来人喝醉酒，回房间大吐一场后说的。厅级！这座城市的书记、市长也不过这个级别，唐必仁至今犹记得自己当时的吃惊，他那时连科级都未丝毫指望，贺俭光却已经眺望到厅级了。即使没有母亲徐盎然的告诫，唐必仁也

对这类人退避三舍。但很奇怪，贺俭光却始终友善待他，结婚时强行拉他当伴郎，之后又把柳静介绍给他。

柳静是新娘李荔枝的中学同学，在贺俭光婚礼上一打照面，唐必仁心里就猛地咯噔一下。娴静，这是他对柳静的第一印象；然后是洁净、矜持。女人要静起来并不太难，但后面两条却似两座高山，几分天性之下，更要靠骨子里日积月累的高傲，这一点正合唐必仁的胃口。婚礼后贺俭光要拉他相亲，他没有犹豫，心跳如鼓地去了，然后就成了。

其实是李荔枝当的红娘，但第一次见面那天，贺俭光也到场了，跑前跑后地张罗营造气氛。“哈，整个办公厅我们小唐最老实了！”他是这么向柳静介绍的。这话也对也不对，但贺俭光是以褒义来说的。唐必仁与柳静成了，李荔枝很开心，贺俭光看上去同样高兴，夫妻俩搂成一团以高调打情骂俏共祝初当媒人就马到成功。夜深人静时唐必仁曾有几内疚，觉得愧对贺俭光，但重新面对时，对其仍不改暗暗排斥。

没想到最终贺俭光竟从仕途上半路退去，而他却走到了今天。

那年因为没有顺利升为办公厅副主任，贺俭光一气之下辞职离去，若不走，会不会真的已经居高位掌大权了呢？很难说。不一定。贺俭光有官场欲望，却未必真有官场智慧，他太喜欢冒头了，恨不得被聚光灯每时每刻追着打，这其实就是大忌。从小日子过得太顺的人，头顶有大伞撑着，没有风袭没有雨淋，壮大起来的往往都只是脾气，身子却脆似玻璃，被外力一击，便迅速碎成一地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唐必仁觉得，贺俭光跟自己也是陌路人。

进市委办公厅不到三个月，贺俭光就成了厅团支部宣传委员。国庆节机关办联欢，由贺俭光组织节目，在贺俭光就是第一场硬仗，起劲地动员这个唱歌那个奏乐，还有人跳，六个年轻女干部的舞蹈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。某个中午她们在会议室排练时，唐必仁路过，犹豫了一下，拐进去坐到角落。当时贺俭光也在，挺起劲地招呼女干部一遍遍练习，额上一层油亮的汗。见唐必仁进来了，忙得顾不过来，草草点个头算礼貌性招呼过了。

唐必仁坐下不到半分钟，肚皮里那群器官就开始一耸一耸地扭成一团。六个女干部有瘦有较瘦，都不难看，皮肤像所有年轻女子一样光滑红润，放在平时，她们的青春与柔美使僵硬的办公室顿时温润有光，可这会在三拍子快节奏的音乐背景下，她们的手脚、腰肢、眉眼竟比赛似的与办公室气氛高度协调一致起来，一旋转，一个个都笨拙得像个孕妇。另外，哪一个新疆舞蹈避得开扭脖子呢？双肩端平了，左一下右一下搬动脑袋，身子却与之完全脱节似的僵持不动——就是这个动作，她们全部缴械了，仅草率地以象征性摇头顶替。

贺俭光在女干部歇息的间隙走到唐必仁边上坐下，几分气恼之下，却有更

多的兴奋与得意交相辉映，从他脸上可以判断出此时他根本不知道唐必仁是怎么想的，或者他也没在乎唐必仁怎么想。“怎么样？”他问。唐必仁微微一笑，唇动了动。他知道贺俭光其实并非真需要一个评价，而只是想勾来一个赞美。如果是现在，他肯定可以把违心话说得比唱还好听，可是那时他还嫩，一口气硬是鼓鼓地堵在那里，他由衷觉得贺俭光应该撤掉这个节目，唱一唱奏一奏就行了，别贪大，别不切实际。当然，机关自娱自乐的联欢会倒也没必要强求，一点舞蹈基础都没有的女干部敢挺身出来跳舞，这在市委机关已经是开天辟地的壮举了，但你贺俭光是当成政绩来高标准严要求的，在台上出洋相闹笑话不是初衷。唐必仁突然心里热了一下，他想要是自己来排这个节目呢？是的，他来排。旋转时只要以前脚掌支撑地面，控制好重心，身子就轻盈自如了；而扭脖子也不是特别难，以前杜芳菲她们一个个被杜三晖夹到门板后，一人帮着用门板夹紧身子，一人用手抱住脑袋搬左边再搬右边……还有个更简易的方法：双手高举夹紧，平移脑袋，以两耳触碰两臂，随时可练，即练即见效。

他进一步往下想，若是他成了那个遥远雪山哨卡上的塔里木呢？边种葡萄边想念情郎的果园姑娘阿娜尔罕本来只有一个，贺俭光却叫来六个女干部一起跳，那么参军去边塞的塔里木也完全能够以情、以韵、以形隔空起舞，舞蹈语言本来就可以如此宣情达欢的啊。

但他最终忍住了。他想了，但没说。

安静地坐在角落里，他的每个脚指头其实早已随着音乐节拍蹦跳不止，所有毛孔都像被甩上岸的鱼，急切地张大嘴一呼一吸，恨不得猛地潜入水中酣畅旋转遨游。

但他仍然忍住了。

贺俭光一到机关就能说会道招惹眼球，迅速被委以团支部宣传委员之任，翻江倒海筹备起国庆联欢会试图技惊全机关，可是贺俭光其实除了一张嘴，并无任何文艺特长，无一样乐器可上手，简谱也不会，更遑论唱与跳了。唐必仁从未对此羡慕或嫉妒过，但心事隐动了一下又一下。他一直等着，等着有人来招呼他，独舞都不是问题，就是混在这几个僵硬的女干部丛中，当个不起眼的陪衬也不嫌弃，可是，始终没有。他相信不是故意的，贺俭光也不是。一个终日沉默寡言、木讷迟钝、暮气四溢的人，是与生机勃勃打着聚光灯的舞台相去甚远的，没有人会把二者联系到一起。

有一些沮丧，但转念又平静了。他想起母亲的话，母亲让他别与其他人一样。那就不一样吧，别人珍惜每个出头露脸的机会，机会属于别人，与他无关。

这只是个开始，仿佛他周身细胞在一夜间也与同事眼光达成一致，沉默，越来越沉默，每一个可能稍微闪光一下亮相一下的机会，他都后退三步或者四

步，缩紧身子躲到角落，用阴影小心遮盖住。这样过去了一年，又一年，然后是十几二十年。一个个日子像一滴滴水珠被汇集成一片汪洋，无边无际地幽深涌动，黏成一团，不辨彼此。他因此被看成一个不折腾的人，甚至极缺上进心，无欲无求，却也尽职尽责，踏实可靠。大致上他对自己是满意的，母亲徐盎然也满意，与柳静交往结婚后柳静更满意。中学语文老师柳静和她的同学李荔枝截然不同，妇产科大夫李荔枝有着难以置信的仕途激情，是贺俭光背后最好的推助器，而柳静不是。柳静说：“多少能力办多少事吧，上蹿下跳最可耻了！”这话与母亲说过的意思很接近。唐必仁问：“你会嫌我没出息吗？”柳静斜着眼看他，撇了撇嘴说：“你认为官位与出息画得上等号吗？”

顿一下，柳静又说：“你以为你有出息的可能吗？”

唐必仁记得当时自己长嘘一口气，但马上心里又重重地咚了一声。你以为你有出息的可能吗？这句话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舒服，后来就越来越不舒服，时不时会像胃酸似的泛起来。

四

现在他要说说李军了。

常务副市长李军是四年前从省城提拔来的，北方人，大高个，肚脯已经顶出几寸，腮帮黝黑布着浓密的须根，但五官很好，有褶子很深的欧化双眼皮，鼻梁高挺，嘴唇丰厚。他父亲曾任过省委组织部部长，后来是从省委副书记任上退下的，人脉盘根错节，关系密布，这当然让李军多少受益。刚从省城来时李军还不是“常务”，但因为同时还兼着宣传部长，常委，文化口这一块都掌控手中，无数人的命运也就盈盈一握了。

市委市府两办往来密切，文件雪片般相互飞，逢元旦或者国庆节，还有些文体联欢，比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对抗赛。初入市委办公厅时，文艺联欢没人找唐必仁上场，久了不找就成为习惯，各种体育比赛也没人找到他。他也不觉得需要找，慢慢连探头打量一下的兴趣都丧失了，别人的热闹与欢腾隔在别处，仿佛另一星球上发生的故事。但有一天他还是去了，是无意中被人喊去，给市直机关乒乓球赛当看客。决赛在两个处长之间进行，水平接近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围观者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，起哄声山呼海啸。那天最精彩的不是冠亚军的决赛，而是之后。之后看得手痒的人都忍不住上了场，不重胜负，重在嬉闹。平时上班都有板有眼不苟言笑，好不容易释放一次竟也活色生香。唐必仁也去了，以往即使看了，见别人一阵阵起哄了，他的双脚都岿然不动，但那天他的脚竟鬼使神差地动了，不知不觉就站到了乒乓桌前。别人的拍子，还穿着皮鞋，但